

LONG YUAN YI SHI

陇原遗事

赵建德 著

突然站在崖头的人都惊叫起来，

“啊，西边来队伍啦！”

人们都扭头向西面遥望，只见尘土飞扬，

旗帜迎风招展，不知究竟有多少人马。

于是乡亲们顾不了六老太爷家的喜事了，

都争着抢着往自家里跑。

忙乱中竟将供桌两旁的**红**斗拮翻，

糜谷撒在了红毡上。



敦煌文艺出版社



陇原遗事

LONGYUANYISHI

赵建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原遗事 / 赵建德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68-0289-3

I. ①陇…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215 号

陇原遗事

赵建德 著

责任编辑: 江少敏

封面设计: 蔡志文 彭雯洁

版式设计: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投稿邮箱: dhwy@duzhe.cn 编务信箱: dhwy@duzhe.cn

0931-8773308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310 千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978-7-5468-0289-3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前 言

这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里有许多美妙动人的故事和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远在四千多年以前,周始祖刘公就率领子孙在此拓荒务农开创基业。周人因戎狄袭扰,辗转南迁。到周代时期这里为西戎占据,周平王东迁之后,义渠族在这里自立为义渠国,并在刘公邑筑郭自守,雄踞一方。春秋时代秦以义渠国君为臣,义渠国为县,周赧王三十四(公元前 272 年)年秦国宣太后诱杀义渠王,并起兵消灭义渠国残部,归秦一统。公元前 220 年,始皇曾巡视陇西北二郡,公元前 212 年秦大将蒙恬奉命修筑直道,途经县属子午岭主脊。

两汉归于一统后,此地属北地郡管辖。此地曾几更县名:大要、义渠、泥阳。三国初年,马腾、韩遂并力割据,后归曹魏。东魏曾于此地建置定安县,后为幽州。隋代统治 37 年中宁州为朝廷附地。唐代史志虽因战乱失载不全,但仍记载了几十位朝廷委派官吏和名人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曾数次率兵入宁州,御突厥,筑城防;名相狄仁杰,名将郭子仪,均曾委官管辖宁州事,特别狄仁杰清官一任,深受老百姓好评,留下一连串美妙动人的传说。如:狄梁公灭蛇妖斩九龙为民除害,观音菩萨赐宝剑送青牛为民解难,九龙河、八纵坡、烂泥沟、青牛胡同千年流传。

五代时这里是边塞要冲,兵家必争之地,黎民罹苦,战乱不断。两宋时期朝廷屡派重臣管辖宁州,并升宁州为兴宁军节度,并驻兵襄原(今襄乐)。元代苛政酷吏民不聊生,顺帝末期,平章邠国公李思齐屯兵宁州,横征加赋,坐困残黎。元灭后又因固顽不化,触怒明太祖,加粮一倍,此例直延至清康熙十四年(1675 年)。其间明朝至清初 300 多年间宁民负重倍于邻县,史料记载:乃宁县因赋重而仳离载道,因民逃生而荒芜遍野,民极苦极惨,卖儿鬻女,男号女哭,民不聊生……”后经历任知

府及巡疆大员多次上疏朝廷,康熙十四年,皇帝御批,才与邠县则例起科,宁民才开始定居安生,开荒耕种。而 300 年间因不堪负重而家败人亡之宁民百姓不计其数!

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前期有减赋,民始安生,但李自成残部屡扰宁地数十年,后又遇陕西提倡造反,北方民众因不堪重负而起兵反抗,朝廷派兵镇压,兵连祸接,拉丁纳饷,民苦不堪言,据史料记载:同治八年(1869 年),清兵攻占董志塬,至此城乡堡寨悉破,百姓死伤逃亡,境内数百里寂无人烟,直到 1911 年,宁州哥老会首领彭四海率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从此才摆脱了封建王朝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袁世凯篡权,又搞起帝制玩复辟,全国各阶层民众闻之哗然,纷纷举旗反对,招致近半个世纪的混乱和内战,又将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笔者与前辈倾谈,回顾那时情景,编成几句顺口溜:

民国年间泪纷纷,兵匪同来害百姓。

前清失政兵变匪,民国苛政兵更凶。

饥民地痞趁机起,各自树立大王旗。

摊派索饷司空见,劫杀勒索更无前。

天降灾星民涂炭,地生毒瘤民更惨。

据《宁县志》记载:民国四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暴税迭出,民无生计,逐起而反抗,出现当年五千农民抗税围县城“交农”事件。1916 年至 1918 年接连发生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高进娃袭掠宁县城,吕毛子袭击连道镇,樊老二血屠川口村;后有红头军袭扰宁县境,甘军与国民军转战县内;后又有陈国章、李培霄、罗华起事索饷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抢劫屠杀事件,真乃是兵匪如麻,遍地铁蒺藜。

乱世出贼星也出英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富有反抗精神的陇原人民不堪重负奋起反抗!在斗争期间,宁县红枪会组织蓬勃发展,石鼓村邵三刚等人在东北乡宣传红枪会,发展组织,宣扬“刀砍不进,枪打不入”的法术,许多苦于苛捐杂税、兵匪祸患,寄希望神灵保佑的贫苦农民都自发加入,壮大组织,建立营头,成为继彭四海起义之后又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还联盟其他起义军,如王瑞山、付明玉等部,与军阀、官府、土豪、兵匪进行残酷激烈的斗争。

后共产党员王孝锡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在太昌镇成立了宁县地区第一个共产

党支部,号召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指导和建议邵三刚、王瑞山等农民起义军实行革命大联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

1928 年秋,国民党军阀政府联合地方官吏将王孝锡逮捕,并押送至兰州杀害。彼时邵三刚、王瑞山、付明玉农民起义军也相继失败。后有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受陕西省委指示,在陇东地区进行革命活动。自 1935 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境内,这里便成为陕甘宁边区腹地,红色政权的屏障。

本书展现了 1911 年到 1929 年间,陇原人民不堪军阀混战之苦奋起抗争的历史画卷。反映了 20 世纪初期,陇上人民对封建军阀制度的痛恨,对平等、自由、温饱生活的期盼。

目 录

一	六老太爷举家喜庆，朝廷正反人心沸腾	001
二	一石激起千重浪，浪花淘尽现阴阳	007
三	狗旦八人夜投义军，献合水正堂逃遁	012
四	推首领兆黎评说，扩军会彭郭交恶	018
五	军事会南北分家，宴庆会赵蒲火并	027
六	破华池兆黎献策，杀知县宣传共和	033
七	劝庆阳四海笺书，善知府两面三刀	039
八	城下约南军不到，识善昌破城无果	045
九	驱虎吞狼发文殒命，张走蒲留各有所终	051
十	彭四海宁州受困，赵风鸣襄原得救	057
十一	哗变军重举义旗，赵风鸣兴师救危	064
十二	走东南全军覆没，建共和狗旦戕命	072
十三	天怒人怨大饥谨，六老太爷陕西去逃生	080
十四	假虎威盘客岑殒命，五千农民围困宁县城	093

十五	开谈判首领叱时弊，受蒙骗返乡组民团	105
十六	军事会下令捕首领，没羽箭重创黄母猪	116
十七	仲元公乡里传芳名，闯王旗再兴义字军	129
十八	张广建怒发六路军，邵三刚危难显真情	142
十九	五首领折戟芦堡岭，漏网鱼伤愤归大海	154
二十	单刀会三刚赴约，挟团总诺言和好	165
二十一	兵匪一家民罹难，洒向人间都是冤	175
二十二	长民风官绅伏罪，普红学始举义旗	185
二十三	东南乡抗税围县城，刘八义避捕投邵军	198
二十四	反清乡山河受挫折，中秋夜智擒张团总	209
二十五	效知事图穷匕见，刑春花假探军情	218
二十六	老姚难救春花命，杨学浩恶盈寿罄	227
二十七	逢迷惘前途黯然，投异军痛失股肱	237
二十八	避风头东山再起，大联合重开战局	249
二十九	一席话深交共产党，千里路省城施营救	261
三十	朋友罹难眼滴血，再联合终成大结	272

一 六老太爷举家喜庆，朝廷正反人心沸腾

林更里（地名，下同）的六老太爷要给孙子大牛娶媳妇了，消息传遍了全村。

六老太爷生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是辛巳科武举。因他在村里辈分最高，加之办事公正，个性耿直，说一不二，所以村子里的人都很尊重他。他也算得上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人物了，都六十七岁了，但身板硬朗，平时连个头疼脑热都很少犯。他一辈子喜好拳棒，现在仍然坚持每天早晨起床后在自家门前大柳树下练几回拳脚，耍几路枪棒，引得人们交口称赞。村上的人每到年头节下，或闲暇无事时都有意无意三三两两聚集在他家窑洞的大火炕上，谈天说地谰闲传。

六老太爷今天显得特别高兴，他身着长袍马褂，头上戴着红顶瓜皮帽，脚上穿着崭新的黑色圆口鞋，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就连脑后的那条小辫子也显得特别精神。他端坐在大窑洞门口的太师椅上，跷起二郎腿，注视着大院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一直看着娶亲花轿吹吹打打出了家门，才放心地重新坐在大火炕上，与亲戚及同族老少们喝茶抽烟，谈天说地。

孙媳妇名叫娟娟，是邻村胡家堡人，她爷爷胡老太爷与六老太爷是故交。年长日久，世代儿女姻缘的相互联结，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多重辈分及亲戚关系，但六老太爷和胡老太爷却一直是兄弟相称，特别这次的联姻更加巩固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大牛和娟娟的婚事是六老太爷和胡老太爷很早就定下的娃娃亲。而他们俩却从未见过面。大牛只记得前年腊月，他十七岁，盘克街上逢集，他和伙伴狗旦、猪娃、光化等在人群里乱挤，突然狗旦挤眉弄眼地戳他的腰，他咯咯笑着抓住狗旦的手说：“做啥哩？做啥哩？”狗旦却神秘地在他的耳门子上悄悄说：“你看，那不是你的媳妇娟娟嘛。”大牛停住了笑，照狗旦指的方向静静望去，没想到娟娟此时也正在偷看他，刹那间俩人的目光一相遇就马上躲开了，顿时都红了脸，却什么都没看见，倒



惹得同伙们哈哈大笑。从此以后大牛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别人提起来他就脸红。可是后来被六老太爷知道了，他摸着大牛的后脑勺笑着说：“狗日的！想媳妇，等不及啦？偷看未过门的媳妇是要挖眼珠子的！”说着作出个挖的动作，吓得大牛出了身冷汗，慌忙解释说：“爷爷，你不要听他们瞎说，那都是狗旦他们哄骗我的，其实那天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虽然那天没有看清楚，这件事却在大牛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两年来娟娟的身影和模糊的面庞时时在他的脑海中出现，想起来神秘又好笑，有几次他梦见娟娟和他在一起说话，吃糖瓜子。从此以后他再未见到娟娟，可是心里却一直想着，恨不得马上能见到娟娟，仔仔细细地好好看一下她究竟什么样。胖嘛瘦？高嘛低？脸子白不白？脚缠得小不小？……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是他却感到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马上就要和他日思夜想的娟娟结婚了。害怕的却是，猛然间和一个陌生的人在一起，他思想上还转不过弯，况且还要在一个炕上睡觉，一个家庭过日子，那就更加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了。而且他还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他，心里没有底，有点矛盾。

花轿出门几个小时了，胡家堡距盘克街还不足十里地，到晌午估计就快要迎亲了，六老太爷又端坐在窑门口的太师椅上，春风满面地督促着儿孙们忙前忙后作迎亲准备。六老太爷有三儿一女，最大的是女儿春花，下来才是三个儿子，大儿子师林，就是大牛的爸；二儿子师进；三儿子师春。他们今天的穿着打扮都和他老子一样，长袍马褂，头戴黑色红顶瓜皮帽，脑后的小辫子摆来摆去，忙不迭地招呼着各路送礼道贺的亲戚朋友。

大院中央摆好了供桌、香炉，香炉两旁各放一个红斗，斗里盛满了糜谷，供桌下铺了一条大红毡。突然人们都喊起来：“来了！来了！”远远地听到唢呐声，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着一个方向看去。唢呐声越来越近了，花轿和送亲队伍也越来越真切了。村子里大人小孩都拥到六老太爷家看热闹，人头攒动，嘈杂之声不绝于耳。大牛在人们的催促下也穿起了与上辈同样的服装，并在身上交叉系两条红丝带，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脑后一条又粗又长的黑辫子，显得比上辈神气多了！他被人推上了一匹高头大马，狗旦、猪娃牵着马的缰绳。花轿已经到了。唢呐声、锣鼓声、人们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大牛骑着马，绕花轿顺转三圈倒转三圈，然后下马揭开轿帘，牵着盖着盖头的新媳妇的手，领到供桌旁，并排站立，先点燃两柱香插在香炉里，再下拜，这时领唱人喊道：“一拜天地！二拜祖宗！”这时人们都

笑着喊道：“给六老太爷磕头！”六老太爷高兴地捋着胡子大声说：“磕呀！多磕几个！”

突然站在崖头的人都惊叫起来，“啊，西边来队伍啦！”人们都扭头向西面遥望，只见尘土飞扬，旗帜迎风招展，不知究竟有多少人马。于是乡亲们顾不了六老太爷家的喜事了，都争着抢着往自己家里跑。忙乱中竟将供桌两旁的红斗挤翻，糜谷撒在了红毡上。娟娟已听到发生了什么事，顾不得羞耻和体面，惊慌失措地一把扯掉盖头。六老太爷看到这一切又急又怕，不知要发生什么事，但他还想稳住大家的情绪，大声喊着：“慌什么！慌什么！这肯定是朝廷军队，有什么可怕的？”可是院子里稀稀拉拉的，只剩下自家人了，崖上看热闹的人早就跑光了。他强作镇静，颤颤悠悠地扶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供桌旁，跪着把撒在红毡上的糜谷一把一把掬进红斗里，不断念叨着：“作孽呀！作孽呀！”他瞅见了娟娟，便对大牛下命令似的说：“快把盖头盖上，引进洞房！”家里其他人都忙着把供桌、红毡及临时搭起的棚子拆掉，收拾停当。

这时队伍已经到了村子里，但还好，这支队伍并未入民宅，也不打枪。他们打着的横幅上斗大的字写着“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还有写着“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以及“响应南方革命，推翻千年的封建统治”等标语。队伍很整齐，但穿的都是老百姓的服装，除骑马的头头带枪外，其他人都主要带的是长矛、大刀，还有土枪及少数猎枪，马背上驮着攻城的云梯和火炮。一看就知道，并非朝廷军队。人们见了都吓得躲在自个儿窑洞里，从窗口门缝里往外看。队伍行到盘克街，便在街口涝池旁大槐树下停下来，立即有十多个小兵拿着事先写好的红绿标语到处张贴。

一个将军模样的人从马背上跳下来，他五短身材，三十多岁的年纪，两眼炯炯有神，络腮胡子，英武潇洒，向人们拱拱手说：“乡亲们，莫怕，莫怕。敝人彭四海，本是宁州哥老会管事，这次与兄长汪兆黎共同起事，响应南方及陕西革命会党的号召，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现在请汪兄向大家讲话！”

说时一个四十多岁，留着八字胡须、穿长袍，教书先生模样的人从人群里走出来，他笑着向大家拱拱手说：“乡亲们，我们组织民众，响应南方会党的革命号召，就是要推翻清王朝，就是要国家和民族从此走上民主共和富强的道路，为广大受苦难的劳苦大众着想。现在南方各省民众大造朝廷反的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十月十日湖北武昌革命党起义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乡亲们，想想我们祖祖



辈辈受封建统治，吃尽了苦受尽了罪，现在要号召组织起来闹革命！推翻它！砸烂它！要建立民主共和，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天大的喜讯呀！乡亲们，我也是咱南乡扛活种田的老百姓，可是我痛恨封建主义！黑暗腐朽的封建主义不除，国无强盛之日，民无强盛之时！”

彭四海站起来大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大家都鼓掌欢迎。接着彭四海说：“想想封建主义统治我们两千多年，清王朝统治我们二百多年，可是它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四个字：贫穷！落后！西方列强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多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特别在欧战前夕，英、俄、日、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共同联盟，共同瓜分中国主权，已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灾难，现在又对我国加紧资源掠夺，争矿产，争路权，闹得乌烟瘴气。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只能听之任之。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国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统治，使国家和民族变得毫无生机和活力，它害了我们祖辈，也害了我们自己，如果再不根除，还要继续毒害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时候人们都慢慢地从自家窑洞里走出来，小心翼翼地聚集在队伍周围。彭四海继续说着，突然义军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军官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讲得好！讲得好！”人们见了都很吃惊，议论说：“那不是王仲元吗？他们都是一起的？”围观的人群里有几个小青年也跟着喊：“讲得好！讲得好！”

这时候一个头目问大家：“你们的里长哪里去了？”大家还不敢讲真话，都说：“不知道。”“去把他抓来！”一个小头目应声而起，领着十多个人去了，不久里长被抓来了。彭四海问大家：“你们说，他是清官，还是赃官？”大家虽然平日对这位里长恨之入骨，但对义军他们还不真正了解，所以都不敢讲话。彭看在眼里，手一扬，“拉出去砍了！”里长的脑袋被砍落在街口涝池旁大槐树下，人们都吓得不敢正眼看！彭仍谈笑风生，说：“乡亲们莫要怕！我们杀的就是这些横行乡里的贪官污吏！为乡亲们报仇雪恨！”

说罢后，他与站在身旁的汪头领说了几句话，便向大家拱拱手说：“乡亲们，天色不早了，我们连夜还要到合水去，不多打扰大家了。”说罢一声令下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向北出发了。

这支奇怪的队伍给这穷乡僻壤里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特别两位头领的讲话深入人心，他们讲的话都是这里的人闻所未闻的。

队伍开拔以后只留下了里长的尸体。这个平日作恶多端的里长死有余辜，砍了他给大家出了一口恶气！但他毕竟是朝廷的命官，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人敢把他杀掉。这支队伍究竟是干什么的？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却把里长杀掉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好似往平静的水池里丢进一块石头，使这里人们的心思开始荡漾开了，久久不能平静。

特别有几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对这支奇怪而又神秘的队伍进行着各方面的猜测和设想。其中赵狗旦是上过几年村学的知识分子，他今天不但仔细听了彭、汪二首领的讲话，还仔细地查看了所有红绿标语，进行了反复思考。他首先高兴地跳起来大声说：“天下要变了！”大家听了这句话都吓得吐舌头，二牛却瞪大眼睛不解地问：“是不是像老年人说的要改朝换代了？”狗旦背着手肯定地说：“就是的！就是要改掉清王朝，换上民国政府！”二牛听了摆摆手说：“那可不行！老年人常说‘宁叫父母双亡，不叫改朝换代。’”“屁话！”胡维利站起来反驳说：“那照你说的，穷人就永远是穷人，富人就永远是富人了？这都是六老太爷的道理吧？”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二牛也不强嘴，只是瞪大眼睛听着。赵猪娃说：“维利说的对，我想老天总不能把天下人都分成七级八等吧？穷人每天吃苦受罪，但还要受富人的气，富人啥活不干，还要欺负穷人，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就是封建主义？”狗旦说：“你说对咧！这就是封建主义！看来封建主义是长富人的威风，灭穷人的志气，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倒它！为咱们穷人争气！”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打倒封建主义！为咱们穷人争气！”

狗旦看了一眼在场的人：胡维利、胡维兴、李三学、陈良娃，姓赵的有四个人：二牛、猪娃、光化和他，共八人。他们平日由于意气相投，感情融洽，所以都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虽然住在附近不同的村落，但呼来唤去，常来常往，只要谁有什么事儿，招之即来，从未发生过争吵或不愉快的事情。这时狗旦仔细地想了一下，然后悄声对同伙们说：“走，到那边树林里去！”因狗旦年纪较大，而且讲义气够朋友，平时七人都尊他为兄长，所以大家都跟着他走到一片树林里。狗旦顺手扯下一根树枝，突然感慨万千地说：“古人云‘大丈夫处世，当手持三尺宝剑，斩尽天下恶魔，为国为民立不世之功。’我看如今立功的机会到了！只要追随义军，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即可实现我们的平生宿愿！但不知各位情愿跟随否？”胡维利第一个跳起来表示同意，随后另六位都表示拥护他。狗旦伸出大拇指说：“好！不



愧为好朋友、好兄弟！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现在约好：今晚黄昏时分都到杠树坟集合，暗号‘呕吼、呕吼’，并且不准告诉家里人。”“好，一言为定！”八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说到做到，不见不散！”

二 一石激起千重浪，浪花淘尽现阴阳

这支队伍究竟是干什么的？看他们不像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是土匪？但觉得也不像。到底是干什么的？人们都在心里嘀咕着。

队伍走了以后天色慢慢暗下来，人们都无心去闹新房，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拥到六老太爷的窑洞里，急待听听六老太爷对这支队伍的看法。六老太爷首先肯定了这是一支土匪部队。理由是：一、他们杀了朝廷命官。二、他们申明响应南方什么革命，造朝廷反，那还不是土匪是什么？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觉得六老太爷估计得对。

六老太爷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几十年前咸丰爷时期长毛子闹江南，那时候的情形你们还都年少不知道，朝廷花了多年时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平了乱。接着就是洋人入侵，八国火烧圆明园，太后西行，还在西省（西安）建过朝廷，这些你们都听说过嘛。现在南方这个党，那个盟，还组织什么会呀、社呀的，闹得乌七八糟，使朝廷不得安宁，欸！娃娃们呀，过去老人常说‘宁叫父母双亡，不叫改朝换代’，我看这个朝廷是快要完蛋了！可是真龙天子他在何方？现在天下要真乱起来，那就是兵连祸接，匪兵如麻，百姓就永无宁日了！我六十多岁的人了，没多几天活了，但你们还年轻，可要好好地活下去。”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嘚嘚、嘚嘚的马蹄声，大家都惊慌起来，走出窑洞看个究竟。原来是从宁州骑马赶回家来的锁柱，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锁柱拱手向六老太爷恭喜，六老太爷笑着大声说：“大家之喜！大家之喜！快进窑上炕，喝茶吃烟！我们还以为又是土匪来了哩！”

锁柱是六老太爷的同宗孙子，在州里当差，现在百姓造反，州里无事可干，加之太牛娶媳妇，所以就骑马赶回来了。大家都围住锁柱想打探这支不明真相的部队



的底细。六老太爷急忙问道：“刚才咱们这里发生过兵事，你们州里知道吗？”“当然知道。”锁柱说。“可他们是一支干什么的队伍哩？”“是一支造朝廷反的土匪。”锁柱斩钉截铁地说。六老太爷急着问：“那你们州府为什么不管哩？”锁柱说：“现在天下大乱，州府哪里能管得了呢？最近陕西秦陇复汉军大都督张风翔的匪军在西安发动起义，提出响应什么十月十日湖北省的武昌革命，而且全国各省各大城市都有人树旗造反，与朝廷搞独立！特别最近，自湖北武昌造反军把总督赶跑以后，全国各省的造反派都仿效执行，据说，现在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有十四个省跟朝廷宣布独立。连陕西省的巡抚也被造反派赶到宁夏去了，总督长庚也被赶出行辕。”大家听了都不禁“啊呀”一声，人们都追着问：“这些人你都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锁柱想了半天也说不清楚。

其实这支起义部队多数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首领彭四海和汪兆黎都是宁州南乡人，彭四海是贫苦农民出身，原为宁州哥老会管事，是同盟会会员。汪兆黎一介书生，年轻时在南方求学，因官场黑暗，求官不能，只有学成回家务农。近年来他经常与南方同盟会有书信往来，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同盟会会员，鉴于当前全国形势和朝廷的腐败无能，他便随彭四海在陕西会同起义军，在陕西秦陇复汉军大都督张风翔的倡议下，毅然决然在宁州襄原里莲花池举行起义！当时陕西长武、旬邑、山河和宁州南乡的广大贫苦农民踊跃参加，部队一下发展到两三千人。

部队到了南乡的来村里、丁昌里，那里的绅民举旗率民众迎接他们，并赠饷银三百两。到了宁州府城，知州周风勋开城迎降，并交出了城门钥匙和州印给会党分子石子英。义军在州城逗留期间，远近的饥民纷至沓来地赶来投奔。义军还派出清乡队，专门镇压那些为富不仁的财主恶霸、里长豪绅。大长劳苦大众志气，大灭地主豪绅的威风。

窑洞里继续议论着，锁柱抽着老旱烟说：“这支土匪兵昨天就离开州城，我们估计他们到合水一定要路过咱们林更里的。”他问大家：“没有骚扰百姓吧？”“是没有，可是把里长杀掉了！”“还好！还好！我看这个作恶多端的里长早就该杀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都纳起闷来，觉得里面有好多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于是便叭哒叭哒地抽起老旱烟来。六老太爷大声说：“看，怎么样？我说是土匪，没有错吧？唉！这个朝廷是快要完了，‘宁叫父母双亡，不叫改朝换代’，可真龙天子他在何方？”

陇东老旱烟那呛人鼻息的气味，那灰白色的烟云，在窑洞的上空飘浮缭绕，窑

洞里的人们都陷入了迷惘之中，死一般的沉静。

“哈哈，再亲一下！再亲一下！”那边洞房里不时传出年轻人的嬉闹声！

天色渐渐进入夜间，雀鸟归巢，繁星闪烁。师贤兄弟推门进来请大家喝汤（晚上吃的饭，当地习惯叫喝汤），十多个人便都围着大火炕而坐，六老太爷坐在上炕。盘子端来了，圆馍馍顶上一小点红，这是遇喜事吃的，其他饭菜和平常都一样。平常早饭一般都是酸菜咸菜凉拌菜，喝小米汤，吃馒头。说是喝汤，其实也和早饭差不多。大家都随便喝了汤，天色已晚，路远的亲戚就顺便躺在六老太爷的大火炕上，或另作安排，本村人都各自回家休息。

只有那帮不知疲倦的小青年，还在大牛和娟娟的新房里闹着不走，并千方百计地折腾小两口。黑牛在窑洞的高窗插了一朵纸花，要娟娟从炕上站起来伸手取下来，娟娟无奈站起来伸手去摘，可且娃和狗娃就捏她的金莲小脚，娟娟“啊呀”一声坐在炕上嘟着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但这些闹新房的人是不会照顾新娘情绪的，于是娟娟又被人催促着站起来，一连数次都摘不下来，大牛见了急得站起来一把将花摘下来，塞进娟娟的怀里，又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牛摘的不算数，一定要娟娟亲手摘，摘不着，要大牛把娟娟抱起来摘，或骑在大牛脖子上摘，大牛不愿抱，娟娟害羞更不愿骑，洞房里就闹腾起来了。他俩被人推来搡去，大牛无法一下将娟娟抱起来，娟娟伸手去摘，可还是够不着，大牛只得弯下腰把娟娟驾起来，娟娟坐在大牛的右肩膀上，才伸手将纸花摘下来，恨恨地扔在地上，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接着第二个题目是在新娘的脸上贴块红纸片，要大牛用舌头舔下来。可是这块红纸片是用胶水粘上去的，用舌头很难舔下来的，必需要用牙齿咬。娟娟羞答答不敢抬头，大牛舔一下，再舔一下，舔了好多次红纸片纹丝不动，惹得大家都捧腹大笑。

夜已经很深了，院子里有人说：“天不早咧！娃娃们都回家休息去吧！”说着大牛姑妈春花走了进来，娟娟慌忙将脸上的红纸片往下撕，一边给姑妈让坐。姑妈看了笑着说：“不用咧！不用咧！”其他人都顺势往外走。姑妈深有感触地说：“今天已经够怕人的了，大人们都发愁，可你们娃娃一点都不知道愁，只知道玩，都回去吧！明天可要来早些！”

姑妈又一再叮咛大牛把门关好，炕烧热，并小心不要让长明灯熄灭了。说罢正要出门，可她突然好像看见什么似的，回头走进窑洞里面，大声说：“谁在桌子下面？快出来！”话音刚落，狗娃和且娃咯咯笑着跑出来溜掉了，吓了大牛、娟娟一跳。姑妈笑了，瞅了他俩一眼，顺手关上门就走了。